

# 王家新： 在伟大作品面前突然成长 是人生最珍贵的时刻

《人与世界的相遇》是王家新30年前出版的第一本诗论集的书名，本次讲座以此为主题，是因为“人与世界的相遇”至今仍是王家新的诗歌理想，“我只愿我的写作能不断地把我带向‘人与世界相遇’的时刻”。30多年来，王家新一直在写诗、译诗、论诗，他认为诗歌永远是人与世界相互演变、相互激发而成的一种境界。面对宁波的读者，王家新不仅以诗歌般的语言分享了他的诗作，还讲述了他的文学之路。

人物名片

王家新，诗人、批评家、翻译家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是中国当代具有持久影响力的诗人，其创作贯穿了当代诗歌三四十年来历程，先后出版有诗集、诗歌批评、诗论随笔、译诗集30多种，作品被选入国内多种大学、中学教材，被译成多种文字发表和出版。

9月28日下午，王家新做客宁波图书馆新馆“天一讲堂”，主讲了《人与世界的相遇》。



## 王家新荐书：

### 一、《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》

作者：王家新

出版社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**推荐理由：**书名“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”（The master who taught my soul to sing），引自爱尔兰伟大诗人叶芝。这本书是王家新对十五六位西方和苏俄、东欧杰出诗人的一次整体性评述和回望，包括叶芝、奥登、希尼、茨维塔耶娃、曼德尔施塔姆、阿赫玛托娃、帕斯捷尔纳克、布罗茨基、里尔克、米沃什、扎加耶夫斯基、特朗斯特罗姆、洛尔迦等人，他们曾对中国当代诗歌和王家新本人发生过深刻影响。该书视野广阔，论述精湛，富有精神和艺术的启示性。

### 二、《万物静默如谜：辛波斯卡诗选》

作者：维斯瓦娃·辛波斯卡（波兰）

译者：陈黎 张芬龄

出版社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**推荐理由：**1996年，辛波斯卡因“以精确的讽喻，让历史学和生物学的脉络得以彰显在人类现实的片段中”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辛波斯卡的诗以微妙的语感、精确的讽喻、丰富的暗示性、诗与思之间的张力见长，台湾诗人翻译家陈黎、张芬龄的翻译忠实而富有创造性，赋予了原诗以当下的语言活力和敏感性，读来令人喜悦。

## 讲座预告：

### 一、《阿拉宁波的七十年》

时间：10月13日（周日）14:00

地点：宁波图书馆永丰馆三楼报告厅

**主讲人：**水银，宁波地方文史爱好者、老照片收藏者。曾编著出版长篇纪实类小说《宁波！宁波！》《宁波鼠疫纪实》。对宁波城市地标变迁的历史渊源颇有研究，著有《桃渡后传——宁波新江桥简史》《灵现千年：宁波老江桥史话》《天下开港：宁波港人文地理史述考》等。

### 二、《海洋文明与现代精神》

时间：10月19日（周六）14:00

地点：宁波图书馆新馆一楼报告厅

**主讲人：**张抗抗，国家一级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副主任，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。现定居北京。已发表小说、散文共计800余万字，出版各类文学专著近百种。代表作有长篇小说《隐形伴侣》《赤彤丹朱》《情爱画廊》《作女》等。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、优秀中篇小说奖、鲁迅文学奖、中国女性文学奖等。

## 谈叶芝的诗《当你老了》“给我突然成长的感觉”

王家新是1977级大学生，“文革”后恢复高考，他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，在大学里开始写诗，由此走上了文学之路。

“如果说今天是一个过剩的年代，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饥饿的年代。那个年代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读，不像今天，书读不过来。我是怀着巨大的精神饥饿扑向文学的。记得当时我把鲁迅的杂文几乎都背下来了，因为没有更多的书可以读，把字词都吞咽进去。”王家新的言语间洋溢着文学味。回忆起自己的诗歌创作之路，他毫不掩饰对上世纪80年代的赞美，“在那个年代，一个民族的精神诉求，包括对诗的冲动，都被焕发出来了。著名诗人海子就是80年代的产物。”

在大学里，王家新接受了系统的文学训练，尤其是《西方现代文学》等课程，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“当时看袁可嘉主编的《外国现代派作品选》，我

第一次读到了冯至翻译的里尔克的诗，还有戴望舒翻译的洛尔伽的诗等。这是我第一次接受西方现代文学的洗礼，不仅如此，我还有一种在伟大作品面前突然成长的感觉。”

王家新以叶芝的诗《当你老了》为例，解释了何为“在伟大作品面前突然成长的感觉”，“当你老了，头发花白，睡意沉沉，倦坐在炉边，取下这本书来，慢慢读着，追梦当年的眼神……第一次读到这首诗，我就感觉被照亮和提升了，仿佛命运、未来就展现在面前，非常受感动。可以说这就是在伟大作品面前成长的时刻。”王家新说，我们在平时的阅读中能获得什么？仅仅追求文化的素养或者知识吗？那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在伟大作品面前突然成长的感觉。“没有这种感受的阅读，也许会让你更有知识，但不能成为更优秀的灵魂；有那种感受的阅读，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时刻，最珍贵、难得的时

## 谈代表作《蝎子》“童年是诗性的根源”

王家新认为，好诗需要有一种美学的品格、精神的品格，甚至还有更远的诗学的追求。诗论集《人与世界的相遇》便是上世纪80年代王家新自觉的诗学探讨。对于“人与世界的相遇”这样一种诗歌理想，他以自己的代表作《蝎子》为例进行了阐述——

翻遍满山的石头，  
不见一只蝎子，这是少年时代  
哪一年哪一天的事？  
如今我回到这座山上，  
早年的松树已经粗大，就在  
岩石的裂缝和红褐色中，  
一只蝎子翘起尾巴  
向我走来，  
与蝎子对视  
顷刻间我就成为它脚下的石沙。

这首诗源于王家新童年真实的经验。“我在湖北武当山区长大，小时候曾上山去找蝎子，发现蝎子就把它丢进罐头瓶子里，然后拿去卫生所换钱，一只蝎子可以换1分或2分钱。《蝎子》这首诗就来自这样的经历。诗中有一种山回路转般的经历和体验，特别是最后两句，出神、忘我，有一种天人合一般的境界，这也是人与世界相遇的一个时刻。”

海明威说过，对一个作家来说，最好的礼物就是有一个不幸的童年。王家新认为，无论是幸福的童年，还是不幸的童年，对一个作家都极其重要，甚至可以说是创作、是诗性的根源。“我们需要不断地回到童年。现在童年都是摇啊摇摇到外婆桥，这太简单了。实际上，童年甚至是一个深渊，有时候我们需要奋不顾身地跳入这个深渊。所以，非常感谢命运给我这样一个童年。”

## 谈诗歌翻译“让心目中的星辰照亮更多人”

在写诗的同时，王家新的诗歌翻译也产生了广泛影响，译作有《保罗·策兰诗选》《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：王家新译诗集》等。他认为，翻译对中国现代诗来说非常重要，最好的一批中国现代派诗人，像卞之琳、冯至、戴望舒等，同时都是优秀的诗歌翻译家，“这对现代诗人也构成了一种传统，从事诗歌的翻译是分内事。”

“我翻译诗歌是为了让心目中的星辰再次升起，照亮我自己，也照亮更多的人。”所以，有那么几年，王家新写诗少了，主要精力集中在翻译上，“翻译一本诗集，那是日夜的燃烧，根本无法入睡。比如，这首诗怎么翻译，那是在梦中都说英语啊，突然一下，一句诗就说出来了，真的是日夜燃烧的那种状况。”

王家新不是职业翻译家，之所以“一旦翻译就停不下来”，是因为那些诗人“是我爱的甚至是让我流泪的诗人。不然，我不可能去翻译它，也翻译不好。不让你兴奋、热爱的诗就不要去翻译，吃力不讨好。对我而言，翻译就是一种奉献和牺牲，因为我不在乎翻译家这个头衔，也不靠它吃饭。在我看来，翻译的至高境界就是献身、牺牲、无名”。

王家新对我国诗人穆旦评价很高。“穆旦的创作

主要集中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，50年代他从美国留学归来后主要从事翻译，那是他作为诗人一种最隐秘的存在，译作中蕴含了他的诗歌天赋、语言天赋，给我们留下了杰出的、具有持久价值的翻译作品。”

“在西伯利亚的矿坑深处，请坚持你们高傲的容忍：这辛酸的劳苦并非徒然，你们崇高的理想不会落空。”这是穆旦翻译的普希金名诗《寄西伯利亚》中的一段。王家新解释说：“这是诗人在对流放远方的十二月党人讲话吗？是，但这同样也是译者自己在对自己讲话！可以说，穆旦自1958年至1977年初逝世前，就一直生活在‘西伯利亚的矿坑深处’，一直忍受着、坚持着、劳作着。至于‘辛酸的劳苦’，我不懂俄语，但我想在俄语原文或在任何外语中都不会有这样的表达，这样的翻译，融入了穆旦自己辛酸的身世。”

王家新建议，在品读穆旦诗作的时候，必须同时品读他的译作，“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，要把那些作家变成自己的同时代人，他们灵魂不死。我们用生命来读，他们会回来的，会回到我们中间，这是文学永恒的力量。”

本版撰稿 记者 俞素梅 摄影 记者 周建平